

## 《儿童语言导论》评介

许俊植, 刘云姗, 王一帆, 查旭坤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5日

### 摘要

本文对Letts的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进行了系统的学术评析。该书以儿童语言习得(CLA)为核心, 通过引入跨语言证据和多语视角,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英语中心主义”, 为理解不同母语及双语儿童的习得机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文章梳理了该书的逻辑框架, 涵盖了从研究简史、模块化术语到儿童语言建构过程及社会化发展等核心内容。在儿童语言习得机制方面, 本书尝试超越“先天”与“后天”的传统二元对立, 转而强调儿童在语音窄化、词汇组合和句法发展中的主动适配能力。在语言社会化层面, 本书深入探讨了心理理论(ToM)与执行功能(EF)对语用能力的支撑作用, 并客观分析了发展性语言障碍(DLD)与社会经济地位(SES)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本书在语言各层级的动态交互论述以及针对非西方语言(如汉语等孤立语)的语料支撑上仍存在一定局限, 但其创新的整合视角及临床伦理关怀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 关键词

儿童语言习得, 跨语言视角, 学语准备期, 发展性语言障碍

## A Book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Junzhi Xu, Yunshan Liu, Yifan Wang, Xukun Z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May 9, 2026; accepted: June 3,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 Abstract

This review presents a systematic academic review of Letts's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Centering on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CLA), the book partially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English-centric" perspective by incorporating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and multilingual viewpoints, thereby offering new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the acquisition mechanisms of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backgrounds as well as bilingual beginners. The review outlines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book, covering core topics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modularized terminology,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language construction, to the socialization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the mechanisms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book makes efforts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and instead emphasizes children's active adaptive capacities in phonological narrowing, lexical combination, and syntactic development. 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the book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upporting roles of Theory of Mind (ToM) and Executive Function (EF) in pragmatic competence, while also offering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DLD)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lthough the book still exhibits certain limitations in its discussion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linguistic levels and in its corpus support for non-Western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and other isolating languages, its innovative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and concern for clinical ethics provid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 Keywords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re-Speech Preparatio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学术包容性的不断发展，儿童语言习得(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CLA)研究正逐步摆脱早期“英语中心主义”的限制，迈向对语言多样性与跨文化数据的深度探索。在此学术背景下，Letts的《儿童语言导论》不仅为语言学、心理学及言语病理学的初学者提供了高度结构化的知识框架，也为相关领域的纵深探索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锚点。

《儿童语言导论》全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2章)首先对儿童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发展历史作简要概述并引入相关术语。第二部分(第3~6章)主要探讨儿童语言的建构过程，从首次发音开始，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和发展，到能产出并理解词语、句子，并在句中添加曲折变化、功能词和复杂从句的语言使用者阶段。第三部分(第7~8章)探究儿童在复杂语境中的理解能力何以可能，并指出儿童语言习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该著作系统梳理了语言习得领域从早期的个案日记研究到现代实验范式及大规模语料库的发展历程，并结合言语及语言治疗师的临床视角，审视了行为主义、生成语法及认知互动等经典理论传统。本书的核心贡献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整合性视角：它构建了从胎儿期的先天感知偏向到后天社会化互动的完整发展链条，尝试从新角度超越领域内长久以来的“非先天即后天”争论。此外，本书不仅详述了儿童从单字期到复杂句法掌握的演变过程，还将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等认知机制与儿童的语用发展深度绑定，进而切入探讨了发展性语言障碍与社会经济地位对语言发展的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对该书的逻辑框架与核心理论展开全面评述。在肯定其跨语言视角、揭示儿童主动适配机制及倡导去缺陷化评估的同时，本文也将针对其理论横向对比的疏漏、各语言层级动态互动论述的弱化，以及汉语等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在句法分析材料上的不足进行客观剖析。通过这一系统性评析，期望能为未来的跨语言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及理论建构提供更为开阔且审慎的学术视野。

## 2. 内容简介

《儿童语言导论》的前言部分，作者明确了全书以 CLA 为研究中心，对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言语病理学等跨学科初学者起导论作用。同时，作者特别指出本书不仅关注英语单语儿童的语言发展，还试图引入更多跨语言证据，关注不同母语儿童的母语习得及二语习得过程。

第一部分(第 1~2 章)构建了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历时纵深与共时结构。第一章首先从历时角度回顾了儿童语言习得领域的发展脉络。在研究实践上，本书从 20 世纪中期 Leopold 对女儿开展的个案研究(diary studies)开始，逐步演进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受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影响的实验研究，再到现代大规模语料库建立的发展历程。在理论上，在梳理行为主义、生成语法以及认知与社会互动等传统理论的同时，作者融合了其本人作为言语及语言治疗师(SLT)的临床视角，实现了理论叙述与临床实践的整合。第二章从共时角度出发，本书建立了严密的写作逻辑主线，将复杂的语言系统拆解为语音(phonology)、词汇(lexicon)、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s)、词法(Morphology)、话语(Discourse)、语用(pragmatics)以及“社会语言学选择”(sociolinguistics choices)等多个维度，并逐一说明儿童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需要掌握的知识类型。

第二部分(第 3~6 章)系统阐述了儿童在单字期之后的词汇扩张与句法习得路径，揭示了语言表达从零散输出向系统化建构的演进过程。第 3~4 章系统梳理了从胚胎感知到单字期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胎儿期的先天感知偏向，通过亲子互动的深化与感知辨析力的精进，最终实现首个有意义单词的表达。Letts 强调，语言习得并非始于出生，而是早在妊娠晚期，胎儿已能识别母亲的声音。新生儿对人类特征(面孔和声音)的先天偏好和信息过滤能力，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本书重点剖析了儿童注意力从瞬时反应到双通道协调的过渡，这不仅是注意力稳定化过程，更是语言输入和加工能力的革命性变化。此观点弥补了传统研究的盲区，即在关注输入是否充足的同时，明确了儿童自身注意力分配是转化为有效输入的关键[1]。第 5~6 章阐述了单字期之后的词汇、句法习得过程。随着儿童不再满足于单一音节的表达，其语言系统进入了“词汇大爆发”阶段。例如，儿童通过“手势指向 + 语音命名”(如指着眼前的苹果并喊出其名字)的组合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多词组合奠定了基础。作者系统描述了儿童如何从输出孤立单词进阶到构建具有实际意义的短语。在理论支撑方面，作者重点剖析了 Braine 的“轴心语法”(pivot grammar)，以及 Tomasello 著名的“基于使用的理论”(usage-based theory)和“动词岛假说”(verb islands hypothesis)。词汇组合的出现最终服务于句法表达的复杂化。随着认知能力增长与交际需求的提升，儿童开始掌握屈折词缀和各类功能词，能够熟练运用否定句、疑问句等句型，并最终习得被动语态及从句等复杂结构。

第三部分(第 7~8 章)将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的习得延伸至社会化应用及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第七章开篇即提出，儿童在五岁前已基本掌握核心语法模式，标志着早期习得阶段的结束，进入语言社会化阶段，将分析重点锚定在社会认知的普遍架构上，深入探讨了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在语言应用中的核心地位。第八章则聚焦于极具政治意义的问题。作者将有关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DLD)和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理论争议置于全书末尾，旨在引导读者在掌握了前期理论基础后，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应用价值和伦理价值进行批判性的评估。

## 3. 简要评析

### 3.1. 视角创新与结构优点

近年来，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对语言多样性的关注日益增长。本书通过引入多语案例，在当前儿童语

言研究摆脱“英语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展现出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种去中心化的多语研究视角为理解汉语儿童在方言与普通话并存、或汉英等多双语环境下的习得机制,提供了极具包容性的理论参照。同时,本书强调了跨文化方法论的重要性,指出早期研究在时间维度的纵深与空间维度的广度上均存在严重失衡。作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或文化背景下的儿童语言表现差异视为“缺陷”(deficit)。例如,作者提到不同文化间的亲子互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墨西哥的 Tzeltal 及尤卡坦玛雅社区中,成人极少使用定向言语输入,儿童仍能通过“旁听式学习”顺利习得新词[1]。这种跨文化实例有力挑战了此前 CLA 领域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认为语言习得必始于“开口模仿”的传统预设。

本书将复杂的语言习得系统分解为相互关联的逻辑模块。从教学角度来看,其突出优势在于高度系统化且逻辑清晰的呈现方式。通过对语言习得任务的条理化拆解,作者将宏观的语言发展过程转化为可循序渐进探究的学术议题,辅助读者逐步建立对语言系统的整体认识。这种模块化处理不仅揭示了各层面发展过程中的内在主线,更凸显了当代研究中语音、词汇、句法与语用之间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王初明指出,外语习得的有效路径源于“互动中丰富的语境信息促进理解,理解促进协同,协同促进产出,产出促进习得”[2]。总体而言,《儿童语言导论》体现了由浅入深的论述原则,对于初学者而言,其结构化与概括性的特点有助于快速搭建知识框架;而对于具备一定研究基础的读者,该书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引导其结合前沿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探索。

### 3.2. 对象侧研究范式创新

此前学界普遍将语言学习视为成人向儿童单向适配的过程,如 Rowe (2012)认为看护人高质量的互动交流才是儿童早期词汇组合及后续句法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而儿童仅被视为被动的语言接收者[4]。但 Letts 提出,儿童能主动调整自身能力而适配环境,在其习得过程中是不断同外界发生对象化联系的实践主体。新生儿具备区分全球语音差异的先天能力,但随着母语输入的积累,在 1 岁左右这一能力会逐渐发生“知觉窄化”,仅对母语音位对立保持敏感。即便在咿呀学语阶段,儿童也会主动调整发音特征向母语靠拢,这种主动适配能力充分体现了其在语言学习中的主体性。

在指出儿童的主体性地位以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引入了大量在传统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双语儿童群体。在单字期和词汇期,双语儿童表现出独特的知觉窄化速度和调整期,并针对不同交流对象灵活调整发音特点。在双语儿童的词汇测量上,过往研究常以单语词汇量为标准,进而得出双语儿童语言发展落后的结论;Letts 指出应当从总词汇量和概念词汇量的角度进行综合评估,避免重复计算。不同语言的特征往往会影 响儿童对复杂语言结构的习得速度。例如,受形态变化规律强弱影响,英语儿童掌握被动句和功能词的时间通常晚于意大利语或土耳其语等形态丰富语言的儿童。在句法层面,通过分析先后学习两种语言的儿童在掌握第二语言复杂句法时的表现,并借用 Myers-Scotton 提出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型”(Main Language Frame model, MLF), Letts 透彻分析了双语儿童语码转换背后的规律性。

对于语言社会化过程,Letts 深入探讨了语言社会化与核心认知能力(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耦合关系。Letts 细致区分了婴儿早期的内隐意向性与 4 岁左右出现的完整表征性心理理论,并将这一进程与语言习得里程碑直接挂钩。在处理执行功能上,Letts 将其分解为注意力、工作记忆与坚持任务的能力,并展示它们如何支持复杂语言使用。例如,连贯故事需依赖工作记忆维持情节,而双语语码转换则需执行功能进行语际选择。整合执行功能使语用学研究从“软技能”转向可检验的认知过程。吴国婧等人(202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语言发展与执行功能呈双向促进关系,且这一路径在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5]。这一发现印证了 Letts 的论断,即社会不平等可能通过破坏驱动典型发展的认知-语言反馈回路,对儿童语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3.3. 对传统精英主义研究的批判精神

在第八章, Letts 针对当前语言习得研究的局限性与临床诊断的偏见提出了深刻见解。其首先指出, 现有大多数研究均来自 WEIRD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社会, 并警告研究者不要将贫困与语言能力进行“简单化关联”。Letts 将 DLD 定义为影响约 7%~8% 儿童的神经发育状况, 强调必须将 DLD 与语言差异(如双语典型发展或方言变体)清晰地区分开来。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潜在机制时, Letts 引用其研究指出, 父母教育、家庭秩序、图书普及性、食品安全及父母压力等因素共同影响儿童导向语的质量。实证发现, 在母亲受教育年限较低以及就读于弱势学校的儿童群体中, 语言迟缓比例确实更高。Letts 拒绝将上述差异解读为个体“缺陷”, 主张研究目标应是识别有效的干预着力点, 而非指责家庭环境。她指出, 通过与 DLD 的对比, 我们更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典型发展”。尚晓明和程璐璐(2020)通过考察存在语用困难的汉语普通话儿童, 证实了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缺陷共存的“双重缺陷模型”[6]。这一发现印证了 Letts 的理论主张, 并具有直接的临床含义, 即必须严谨区分语言障碍(需临床干预)与语言差异(需教育与社会支持), 若混淆二者, 会导致某些群体被过度识别, 而另一些群体识别不足——这种临床错误将对儿童产生终身的负面后果。

## 4. 不足与总结

综上所述, 《儿童语言导论》通过跨语言视角与临床视角的结合, 为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提供了一套创新阐释框架。该书不仅清晰地梳理了从学语准备期到复杂句法产出的完整逻辑链条, 更通过引入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等认知锚点, 展示了语用能力发展的深层机制。特别是在探讨双语习得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时, 作者坚守的“去缺陷化”立场与对学术伦理的关怀, 为当代言语听力科学与教育公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然而, 本书在理论的横向比较方面略显单薄, 缺乏深度解析。例如, 在提及发生于 1959 年著名的“乔姆斯基-斯金纳的论战”(Chomsky-Skinner debate)时, 仅罗列了行为主义和先天论的主要论点, 但未充分展开两种理论在语言习得机制、输入作用及先天能力等核心分歧上的本质对抗。

虽然作者努力打破“英语中心主义”, 但在非西方语言语料的引用上仍然相对薄弱。论述高度依赖印欧语系语言实例, 而像汉语等孤立语仅作为零散补充,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跨语言视角的代表性。例如, 由于汉语缺乏屈折词缀, 汉语儿童如何在没有形态变化提示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语序和虚词迅速掌握复杂句式这一问题, 如果书中能引入诸如 Tardif 关于早期汉语儿童动词习得与句法构建的对比研究, 将极大拓宽本书在形态句法维度的理论视野[7]。

另外, 作为一本近期问世的著作, 应当对“语言输入环境”进行更具前沿性的探讨。例如, 在数字化时代, 儿童大量接触单向的屏幕媒体, 这种缺乏即时社交互动的输入能否有效促进句法发展, 是当前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尽管本书在跨层级动态交互的深度论述以及汉语等非印欧语系语料的广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但这并未削弱其作为导论性著作的系统性价值。对于未来的研究者而言, 如何在当今数字化传播环境下, 进一步探索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主体适配性, 以及如何将本书提出的普适性理论与本土化的语言结构(如汉语的零形态特征)相结合, 将是深化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关键方向。总体而言, 本书成功实现了从理论溯源到临床应用的跨界整合, 为理解儿童语言习得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 5. 对汉语儿童语言习得中韵律与句法互动机制的启示

Letts 在书中强调, 儿童语言习得并非被动接受语言输入, 而是儿童主动适应语言环境、不断构建系统的过程。这一强调主动性的观点, 以及其提出的跨层级动态加工视角, 对理解汉语儿童语言习得过程

中韵律与句法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由于汉语属于缺乏屈折变化的孤立语，儿童在句法结构理解过程中往往更依赖语序、停顿、重音和语调等韵律线索。冯胜利指出，汉语句法与韵律之间存在天然对应关系，儿童往往先掌握“韵律块”，再逐渐建立句法结构表征[8]。例如，在复杂句理解中，儿童常借助停顿和语调判断句法边界。Chien 与 Mazuka 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尚未完全掌握复杂从句，汉语儿童也能够利用韵律边界完成句法切分[9]。

此外，Letts 关于“知觉窄化”的论述同样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她认为，婴儿在语言发展早期能够区分多种语音差异，但随着母语经验的积累，其知觉系统会逐渐集中于母语特征。对于汉语儿童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会对声调更加敏感，也会更早关注汉语特有的节律模式。Tardif 指出，汉语儿童在语言发展中“更多依赖语篇和韵律线索，而非形态变化”[7]。这进一步说明，在汉语句法习得中，韵律线索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形态标记。同时，Letts 将执行功能(EF)与语言加工相联系，也为汉语句法研究提供了认知层面的解释框架。由于汉语中存在较多结构歧义句，儿童在理解过程中需要结合语调和停顿等韵律信息进行消歧。尚晓明、程璐璐(2020)的研究发现，执行功能较强的儿童更容易利用韵律线索消解句法歧义[6]。这表明，韵律加工不仅涉及语音层面的知觉能力，也与儿童的认知控制和信息整合能力密切相关。

然而，Letts 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其对“韵律-句法接口”的讨论相对有限。相比之下，Cutler 和 Carter 提出的“韵律引导假说”(prosodic bootstrapping)更明确强调，儿童能够借助韵律信息推断句法结构，因此对汉语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0]。其次，Letts 对信息化时代的多模态语言输入关注不足。当前儿童大量接触屏幕媒体，这可能导致其在语言习得关键期较少获得真实互动中的韵律反馈，Kuhl 的研究指出，儿童语言学习高度依赖真实社交互动中的语音节律输入[11]。因此，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儿童语言发展的韵律输入质量及其对句法习得的影响，已成为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Letts 的著作为探讨汉语儿童语言习得中韵律与句法的互动机制提供了跨语言和认知发展的重要视角。然而，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关注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类型学特征，以及韵律与句法的接口机制。未来研究应结合汉语特点，进一步探讨韵律、认知能力与句法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更全面地揭示汉语儿童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

##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 2025 华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汉语儿童言语理解过程中韵律与句法的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X202510151325)的部分成果。

## 参考文献

- [1] 朱莉琪, 孟祥芝, Twila Tardif. 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跨语言/文化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2): 175-184.
- [2]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三大情结与语言习得有效路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3(4): 540-549+640.
- [3] Rowe, M.L. (2012)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Directed Speech in Vocabulary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83**, 1762-1774.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2.01805.x>
- [4] 张云秋, 徐晓炜. 早期儿童语言习得中的经验因素[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20-129.
- [5] 吴国婧, 程雪林, 李叶, 等. 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和语言的双向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2, 38(2): 186-194.
- [6] 尚晓明, 程璐璐. 语用障碍儿童心理运作机制的取效行为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28(4): 44-48.
- [7] Tardif, T. (2006) But Are They Really Verbs? Chinese Words for Action. In: Hirsh-Pasek, K.A. and Golinkoff, R.M., Eds., *Action Meets W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77-498.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5170009.003.0019>

- 
- [8]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9] Chien, Y.C. and Mazuka, R. (2008) Prosodic Cues for Syntactic Acquis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5**, 539-567.
- [10] Cutler, A. and Carter, D.M. (1987) The Predominance of Strong Initial Syllables in the English Vocabulary.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 133-142. [https://doi.org/10.1016/0885-2308\(87\)90004-0](https://doi.org/10.1016/0885-2308(87)90004-0)
- [11] Kuhl, P.K. (2004) Early Language Acquisition: Cracking the Speech Cod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5**, 831-843. <https://doi.org/10.1038/nrn1533>